

中国大学系列

中国女博士



卫金桂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大学系列

中国 女博士

卫金桂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女博士/卫金桂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

(中国式大学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8362-6

I. ①中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7747 号

责任编辑:王静怡

装帧设计:康 健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2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362-6 定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刚下课，梅的手机就有短信提示音，打开一看，是最前排那个玲珑剔透的小姑娘发来的：“祝老师母亲节快乐！”

对现在孩子们过的节日，梅很陌生，她忽然想起，自己这一代人，尤其农村来的，一年之中，曾有什么固定的时间或固定方式对母亲表示感恩和谢意吗？还真没有。收拾好教学材料，下楼推着车往家走，盘算着等女儿再大一些后，带她去青海格尔木上坟，那里安息着她们母女所有的亲人，就是不知道小家伙有没有高原反应。

梅出生在离格尔木市八十里外的农村，父亲当兵转业后在格尔木郊区一家木材加工厂当工人，母亲带着她和妹妹莲莲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，家里有爷爷、奶奶，两个叔叔。三个儿子都分家另过，妈妈是长媳妇，对爷爷奶奶家尽义务要多些。

父亲作为村里唯一拿工资的城里人，让家里人很有面子。过年回家时，全村大小围在她家听爸爸讲城里的新鲜事，看着给小伙伴们脏兮兮的小手里放水果糖的爸爸，梅和莲莲是很自豪的。但这娘儿仨跟父亲接触不多，尤其是小姐妹俩，平时见不着他，本就陌生，加上爸爸总弹她们额头，埋怨都是丫头片子，两人便有意无意躲着。

妈妈离开这小姐俩的时候，梅不满十四岁，莲莲不足八岁。她是去挖打煤块掺的白土时，被垮塌下来的崖砸死的。早晨还追到门口给梅往书包里塞红领巾呢，下午她俩被叫回来时，妈妈已经躺在廊檐底下盖着白纸，暗红的血涸了一大片，朦朦胧胧，像地图上的海岸线。

白纸下的妈妈不知是什么样子，她和妹妹使劲往前扑，想揭开看一眼，却被长辈们拉得死死的，妹妹咬伤了叔叔的手，也没凑到跟前。

妈妈不到四十岁，按当地风俗，凶死的不能进祖坟，她又没有生出儿子，加上家里穷，卸下几块门板，宽一块窄一块拼凑成棺材，孤零零被埋在离村子较远的隐蔽处。出殡那天爸爸也来了，没有哭，脸很阴沉，几乎没说过什么话。

妈妈走后，莲莲被姥姥家领走，梅留在奶奶家边上学边承担家务。两家没几步路，就是睡觉、吃饭不在一起。不久，村校因生源不足被合并到远处一所学校，村里小点的孩子大多数辍学了，爷爷奶奶跟姥爷家商量：

“把梅许给个人家，莲莲送人得了，咱这地方，还念什么书？你们要没意见，我让莲莲爸打听一下，最好能送个城里人。”

姥爷姥姥流泪半天：

“也只能这样，看厂子里有没有打扫卫生的活让梅做，这孩子能顶事了，莲莲送个人让上学吧，混大些再说。”

还没入冬，患严重老年性气管炎的爷爷躺被窝里没白天没晚上咳嗽，全家心烦意乱。一场雪灾，储备的干草不够，牲畜饿死好几头，大人们显得更烦躁，姥爷委托舅舅道：

“赶紧把两个丫头送她们爹那里吧，总比这里好过些。这

穷地方，娃娃们没个奔头，我们也管不了了。”

让叔叔去集上托封信给爸爸，说要将俩孩子送到格尔木，几天过去了，没有回信。其实也不指望回信，要不要都送，捎信就是打个招呼。

两人的东西，一个小书包就塞完了。

爬上大马车，坐一捆青稞秸秆上，腿上盖着件破羊皮袄，脑袋被大红头巾捂得严严实实。舅舅一扬鞭，她们跟筛子里的豆子一样颠簸着离开了村子。不知天为什么这么冷？风刮得头皮都冻麻了。坐她们旁边的是小叔叔，待会舅舅随她俩上汽车，叔叔得把车吆回来。

到了格尔木，司机指给他们方向：

“那边，饭馆前面牌子下，木器厂的末班车还在。”

下了厂车，姐妹俩都很失望，爸爸不在厂里。这地方，黑黝黝的，不如老家开阔干净，也与爸爸回家时的体面相差甚远。更让她俩失望的，是爸爸没有领他们几个回家，让在门卫屋里傻傻地待了很久后，才领他们三人上了黑黝黝的楼道，拐进一扇同样黑黝黝的门。

房子很小，陈旧，睡觉的、吃饭的、招待客人的，都在这跟老家厨房一样大的空间里。

床沿上坐着个卷发的肥硕女人。

就在他俩愣神的当儿，爸爸说：

“快叫妈。”

她俩继续愣着，卷发女人一甩她的肥脑袋说：

“一看就是白眼狼。得，过去吧！”

爸爸没吭声，拉她俩挤着过去到了阳台上，一张折叠式小床

被两边的墙壁稳稳当当夹在中间，爸爸把她俩的小包塞到床底下，指了指小床：

“晚上俩人不要头朝一起睡就不挤了。”

说完自个儿走了出去，低声下气跟那女人嘀咕着什么。

姐妹俩紧紧挤在床头，大气也不敢喘。

没给她们向舅舅告别的机会，就听爸爸招呼他：

“走，到楼下吃碗面片，我给看门的老卢说好了，今晚他回家，你在值班室睡一宿，明早回去吧。”

两个男人出去了，那女人对她俩喊了一嗓子：

“我走了，不许瞎翻腾。”

然后自言自语：

“这个骗子，不是说没孩子吗？要不是老娘怀上了，谁受这份罪。”

门啪的一声甩上了。

莲莲长出一口气：

“走了？咱们到屋里去玩吧？”

梅一把拉住她：

“以后让你在哪待着就老实待着，哪也不许乱翻。”

“这地方这么小，那我不憋死了？我要回家。”

“别闹，你一闹，那阿姨要和爸爸打架，他一生气就不要我们了。过段时间去上学，外面多玩会，好好学习，咱们考大学，听见没？”

这夜，她们吃了爸爸买来的包子就躺下了。梅在外侧，有些冷，往里挪了挪，把衣服放在靠玻璃一边挡风，迷迷糊糊总也睡不着。胖女人没回来，爸爸躺床上唉声叹气。

没几天，她俩在子弟学校上了学。厂矿子弟很淘气，有机会就捉弄这俩外地孩子。梅大些，知道她们和别人的差异，于是就躲，放学后在教室里学习，低眉顺眼给老师帮些忙，讨好他们。妹妹不同，小孩子等级意识淡漠，哪热闹往哪钻。于是孩子们总欺负她，经常鼻涕一把泪一把。梅心疼地拉着她的小手：

“走，姐姐陪你玩。”

可她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第二天还是往人堆里凑。

比起莲莲，梅感受的孤单是伤到骨头里的。

初中生看人，已经带上了成人的刻薄庸俗。比如哪个男生干坏事了，女同学会说你如果再怎样怎样，让梅给你当老婆。在这种家和学校里外不是人的环境中，梅将考学当做自救的惟一出路，也用这个消遣和排挤痛苦。于是她很认真地钻研课本，成绩越来越不错。

春末，爸爸喜气扬扬地告诉她们，妈妈生了个弟弟，这段日子她一直住在姥姥家，马上出月子了，得搬过来住。梅此时方意识到，大床上不知什么时候盖上了报纸，爸爸也好久没来屋里住了，她俩每天吃食堂、上学，过的还算消停。

一个星期天，梅正在洗衣服，一个胖老太太没敲门就端着架子进来了，爸爸紧随其后，点头哈腰。

老太太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大声嚷嚷：

“阳台塞成这样哪行？天还这么冷，尿布晾楼下马上就冻住了，暖气片上烤的不卫生。这俩孩子得另给我找住处，阳台上还得晒尿布呢。”

爸爸诺诺称是。

两天后，爸爸给她俩的住处找好了。是两个装冰箱的大纸

盒子钉在一起的屋子，放在楼道尽头，里面铺了几张纸板，上面垫上阳台上搬过来的那个原样窝，窝上丢了她俩的学习用具和饭盆什么的。搬完了，梅帮着打扫屋子卫生，阳台上的小床依然摆那里，胖姥姥说爸爸晚上睡阳台，“我在大床上陪我外孙和闺女。”

在格尔木待了两年，十六岁的梅马上初中毕业了。

那几天，爸爸的脸经常喝得红扑扑，偶尔路过也和她俩打声招呼，姐妹俩竟然有些激动。不久，他兴奋地告诉梅：

“厂子在杭州开了个招待所，需要服务员，我请厂领导喝了好几次酒，才给你争取到了。”

说心里话，梅根本就不想当服务员，她的目标是上大学。可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说什么也枉然，再说，她根本就没有说的愿望。

厂车开得晚，赶不上火车。走的那天，梅站在往市里开的卡车货箱里回头看，送她的是爸爸，手里死死拉着莲莲。妹妹正拼命挣扎着往前扑，还回头咬了爸爸一口，爸爸狠狠给她一记耳光，莲莲还是咬，依然往前扑，爸爸继续打。

直到这时，梅才意识到，自己走了，莲莲咋办？

车已经鸣着喇叭缓缓开动了，梅朝驾驶室伸着脑袋大声喊叫：

“师傅，停一下！师傅，快停车！”

司机以为她忘了什么，伸出头吼了一嗓子：

“邋遢鬼，快跑，赶不上火车了。”

梅从卡车上跳下来，用力过猛趴在了地上。爬起来抹了把脸，几步冲到莲莲跟前，一把拉过她就向卡车跟前跑。

爸爸不知是被吓呆了，还是默许，只是挥了挥手，往前挪了

两步,就那样张着嘴看着大女儿费力地举着小女儿连滚带爬到了车里,自己又爬了上去。

车开动了,她俩站在车里彼此擦眼泪,然后紧紧地抱在一起。

两个年龄合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小女孩,就这样去千万里外独自谋生了。

同行的李阿姨是杭州知青,丈夫和孩子前几年回了那里,厂子便将负责招待所的任务给了她,一是照顾,二是杭州人在杭州办事总是顺些。李阿姨很有经验,上车没等查票,她就找到列车长室,说明了两个孩子的情况,恳求给莲莲免票。列车长说:

“看见那个懂事的小姐姐了,够可怜的。小丫头不占座位就行。”

招待所设在萧山区。

李阿姨什么也没说,就把楼顶拐角处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仓房给了她俩,其他服务员六人一间大屋。阿姨开会时对她们的说:

“我想,没人责怪我这样不公平的安排吧?原因我就不说了。”

她摸着梅的头:

“咱们这里没有安排员工浴室的保洁人员,你每天把它打扫干净,算是对大家的感谢。”梅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,点着头连哭带笑。从格尔木的纸盒子中搬到杭州的楼房里,一步登天的进步,她能不高兴吗?

三天以后,李阿姨带她和妹妹到楼下学校找校长。两个杭州人面对面叽里咕噜。李阿姨时而摊开双手,时而用脚跺地。

声音一大，梅就向李阿姨身后一躲，妹妹则赶紧往梅后面一缩，小脸探出来继续看大人，成为老鹰叼小鸡队列。话说了很久，两个大人都笑了，小姊妹俩也傻乎乎跟着笑了，实际上她俩啥也没听懂。

李阿姨转过头来：

“校长收莲莲了，快感谢她。”

一个外来穷孩子，梅真不知怎么才算得上是感谢，拉着妹妹咕咚一声跪地下磕起响头来。

两个大人大惊，赶紧拉她们起来。梅结结巴巴说：

“那，那以后我给学校扫厕所吧！”

校长笑着说不用不用，我们有保洁工人。

妹妹上学了，有房子住了，生活境遇大为改观。异地他乡，梅比在格尔木时更疼爱妹妹，这竟成了一种强烈而敏感的自我意识，她为有意无意对莲莲的袒护和包庇自豪开心，觉得自己挺能干的。老师和小同学喜欢逗白胖的妹妹，给她取外号叫“小馒头”，爱模仿她浓浓的西北口音。但南方孩子性格较为温和，这所小学生源也不差，没人欺负莲莲，还饶有兴趣地问她关于戈壁、沙漠、牛羊、雪的事，每天她很开心地上下学。

梅的压力却更大了，十六岁的姑娘，除了工作，必须给妹妹辅导功课，管理她的生活，扳着指头算计一百来元的工资中存了五十元后其余部分的用处。有几次，妹妹很茫然地问她：

“姐，我发现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数钱。”

她轻轻在莲莲头上点一指头，继续数她的毛票和钢镚儿。

梅总是天热时赶早市的尾，天冷时赶夜市的尾，多数情况下是捡些菜叶子，几乎不花钱在吃菜上。床下有几个从客房里收

来的罐头瓶子，梅把它们洗干净，盛上盐开水。菜市场上收获有剩余的日子，便泡些在瓶子里，就面条吃很方便。周末给妹妹买几块肉回来，就对妹妹大呼小叫：

“食堂今天请我们呢，吃不掉的给你拿了几块。”

妹妹几口就吞进去了：

“以后多拿点肉回来。”

不久，梅发现一种比捡菜叶子更有保障的方法，就是大清早捡摊贩们抛弃了的生西瓜或破了的西瓜，拿回来刮了坏肉和绿皮，切成条块泡瓶子里，这是非常不错的咸菜。偶尔也有些刚开裂的好西瓜，这时她和妹妹可以好好吃一顿。

厂子里到杭州跑业务的人不少，但爸爸从未来过，也没说把妹妹接回去。虽然即使他接，姐儿俩也不同意，但始终盼望父亲有这份心意，时间一久，只好断了这份念头。倒是以往的叔叔阿姨出差来时会把路上吃剩的用剩的都留给她们。

服务员的工作既辛苦又乏味。

更要命的，是梅从中看不到进步的指望。不认命往往是痛苦的根源，她就是这样，幻想着大学和一份好职业，能够成为城里人。一个初中毕业生，离此目标不啻十万八千里，尤其是经济上的掣肘。

前台的杭州姑娘林紫是李阿姨招聘的。林紫长的不好看，比梅大几岁，跟招待所里别的杭州女孩比，她显得有些沉闷，自我优越感也不突出。或许因为此，梅有意无意爱和她怯生生搭讪两句，她也有一搭没一搭随便说些什么。

中秋节后，梅有几天没见到她，等她重新上班时，林紫说前几天参加大专自学考试了，总不能老这里混几天那里混几天吧？

梅跟她讨教了许多问题,觉得也可以试一试。

梅报的是外语高自考。

关于这个决策,她悄悄托李阿姨向别人讨教过,也亲自请教过莲莲她们的校长。除了认为学好后好找工作,更重要的是外语基本上属于死记硬背的活儿,需要的其他基础知识不多,可以避开梅没有上高中的短处。梅对自己的信心,也只有卖苦力这一条。于是,她买了台廉价收音机和自考外语教材,就这样上路了。

第一学期寒假,面授、考试、教材等各种费用一交完,微薄的存款几乎到了底朝天的地步,所幸考试都过了六十分及格线,梅觉得花钱很值。

年底,驻大城市的招待所照例很忙,成堆的大型外包装被拆开,取出内容往各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家里送,梅的废品收入竟绰绰抵挡了近期的基本生活开销,不仅给妹妹买了过年的新衣服,也没有影响本月的存款,她很开心。

迫近年关,招待所里几乎没人来住,同事们基本回家了。楼道里空荡荡有点吓人,姐妹俩基本囚在小窝里,阴冷过头时也出去跳跳绳什么的。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看书。

二十三岁那年,梅拿到了英语自考大专文凭,虽然成绩几乎都是六十多分,但毕业证是货真价实的。她很兴奋,可等到人才市场一看,这个文凭对应的工作岗位和实际薪水,根本不如当服务员。自己的工资在几年里总算熬到了三百多,可大专生月薪只有五百多,房租水电一加进去,收入增长其实是负数。回家哭了几场,决定继续读书。这次她报了法律,想成为一名律师,因为听人说律师挣钱多。

等到进入法律高自考阶段，梅发现当时学习外语是歪打正着的选择。法律属于应用性学科，专业课比较死板，死背硬记的部分多，这种苦头难不住梅。对自考生来说，能否顺利毕业，外语几乎起着关键作用，许多人就半途而废在了这个坎上。梅没有这个障碍，仅仅两年便续本成功。

这时的她，已经二十五岁，端庄但不可爱，像教堂里的雕塑，只不过是活动着的。她这样性格成熟的妈妈式大姑娘，为社会上混疲倦了的，或性情懦弱的男人所好，却很难引发异性的激情。同学中似乎都是些嘻嘻哈哈没经过生活磨难的人，他们泡在快乐和幻想里，追求声色刺激，就没人想到打过她的主意。

也在这时，妹妹在那家小学和初中一贯制的学校毕业了，成绩很一般，她死活也不回户籍所在地读高中，杭州又没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恰好招待所在北京拓展业务，李阿姨照顾她，莲莲也成为了一名服务员被派往北京。

曾经在那个纸盒子里像猫一样蜷伏在自己怀里的小胖丫头，如今出落得像野百合一样，清秀而略带恣肆，肤色白皙，茂密、微黄的天然卷头发，不低的个头。不像爸爸，不像妈妈，也不像自己。她就那样阳光灿烂地北上了，看不出悲伤，也看不出牵挂，只有对首都的憧憬。

梅笑着抹泪，莲莲轻飘飘地拍着姐姐的肩膀：

“傻乎乎的，哭什么？”

二

妹妹独立了，梅卸下了身上最沉重的担子。

仔细回想，从到格尔木那天起，她的一切行为就取决于妹妹。替她担过，为她撒谎，连睡觉特别贴墙的习惯，也是为了不挤着她。独自拼打十年，能活下来，能把妹妹养大，走在街上没有人再从她俩的外表气质上看出与城市居民的差别，自己还收获了两个文凭，成绩非常可观了。

读书也会使人上瘾。

或许是太孤独，在这茫茫都市生活十年出头了，梅没有朋友，对招待所的同事几乎很难有接触的愿望，除了年龄和爱好上的距离，她烦那些拉帮结派和争风吃醋、无所事事的瞎逛闲聊，以书为伴进而成了习惯。结果，鬼使神差，她又报上了法律系的在职研究生。

妹妹在身边的日子里，梅把面授当成负担，夜里去听课前，下班后总得匆匆忙忙给她张罗吃的，自己往往随便垫几口，或拿点什么连吃带跑。冬天噎着风，有一阵子，胃特别难受。如今她走了，没有了那份惦念，学校图书馆对她更有吸引力，也更温暖，只要没有夜班，她总往那里跑。

看的书多了，学习的目的也变了。以往不论读专科还是续

本科,目标都是六十分万岁,换到一个文凭。现在不一样,她总提示自己,研究生就得像个研究生,起码能够得上研究味儿,自己一个初中生,自学考试的知识都是条条框框,支离破碎,毫无系统性,说几句话,内行马上就能听出其中的破绽,这哪行?必须多读书,打厚实基础。

有几次,梅混到普通本科班旁听,去一次总是被打击一次,同时也是促使她更加努力的一次。观摩课堂模拟法庭,老师让学生扮演律师,分析案例。看到跟妹妹年龄相仿的同学们引经据典,时而孟德斯鸠,时而亚里士多德,她云山雾罩,回来躺小床上,一时心灰意冷。光有个文凭哪管用啊?看人家那小姑娘,伶牙俐齿,将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活动,头头是道引用到了案例里,自己连小说也没读过几本,更不要说知道那么多法学家和案例,说穿了,就背了些题目,换了个毕业证。跟本科生尚且差距这么大,还研究生呢,唉!

两年以后,梅修完学分,进入论文写作过程,挠头的阶段真正来了。她被安排到了黄维教授那里,完成最后的学习。

第一次去拜见黄教授,约在深秋一个周末下午。梅一下班就往他家赶。到了楼下,不等电梯下来,跑步到了401室门口,稍稍调整了下呼吸,轻轻敲门。

开门的是个慈祥的老太太,必然是师母了。

房子不宽绰,起码客厅是这样。导师从书桌旁站起,是位佛面老人,满脸宽厚地笑着说:

“赶路了吧?一脸的汗,早点迟点无妨,不碍事的,快去洗洗手。”

梅把手里的百合花束递过去,深深一鞠躬。师母道:

“这孩子，对老师跟我们那时候一样。”

看起来，她第一印象就很喜欢梅。

没说多久话，天暗了下来，师母忙着做饭。厨房门正对客厅，梅跟导师说着话，眼角瞟了眼师母在洗菜。见她将水龙头开得很小很小，只将指头放水里，小心翼翼搅过一阵子，又从热水瓶里倒出些开水在池子里，然后放些凉水，利索地洗一遍，捞出来沥水。

梅看着有些走神了，导师说什么，她似问非答，好几次，竟然什么也没说，呆呆看着厨房那边。循着她的眼光，导师明白了梅的疑问，说了句：

“哦，你师母手关节不好，怕水凉。”

梅腾地站起来，几步到了厨房，接过师母手里的活，麻利地干了起来。

这老两口就一个儿子，高中毕业后到北京读大学，然后出国。他们活了近六十岁，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，就没尝过让别人伺候的滋味，如今平添这么个勤快利落的大姑娘，乐得嘴都合不上。

过了十一月，水越发凉了。老式屋子里没有热水管道，师母做饭总得倒腾水，很不方便，梅已经熟悉了夫妇俩的口味和家里的情况，一有空就买了菜往导师家赶，真跟回家一样。

又是年底了，招待所依然疯忙，然后是冷冷清清。北京那边的情况也一样，妹妹说要回家，梅的心里一阵温暖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莲莲乘的火车早晨七点整到了杭州站。

这丫头，个比走时高了。一问，果然一米七，依旧是蓬松的